

晏子春秋斟證

王叔岷

晏子春秋文多淺近，且有重複，其爲後人補綴成書，自可無疑；然其中亦多古字古義，猶存先秦之舊，不可因後人有所竄亂，遂一概濺汰也。晏子之行己無私，直言無諱，敏達公忠，名顯諸侯，於是書猶可概見。前賢治理是書者，孫星衍音義發其端；盧文弨拾補、王念孫雜志、洪頤煊叢錄繼之，審正漸多；厥後黃以周校勘記、俞樾平議、孫詒讓札迺、蘇輿校注，發正益廣；劉師培斟補、補釋、張純一校注、于省吾新證續出，尤臻完善矣。岷讀是書，時有謾記，足補前賢所略，因據吳鼐景元刊本，輔以子彙本、涵芬樓景明活字本及日本翻刻黃之案本，並檢驗古注、類書，寫成晏子春秋斟證一卷。鯢島棲遲，忽復歲暮，日月離人，羈情靡寄，閉戶斟書，聊以自遣耳。四十四年殘臘，叔岷記於南港舊莊。

內篇諫上第一

有推侈、大戲。

劉師培云：黃（之案）本推作椎。御覽四三六、路史夏紀注引作推移，與淮南子主術訓合。

案景寫北宋本、道藏本、朱東光本、漢魏叢書本淮南子主術篇推皆作椎，與黃本合。御覽三二五引呂氏春秋簡選篇作推移（今本脫推字），與御覽、路史注引此文合。

手裂兕虎。

案史記秦本紀集解引「兕虎」作「虎兕。」

不顧義理。

案御覽四三六引「不顧」下有乎字。

國治怨乎外，

孫星衍云：一本怨作怒，非。

劉師培云：黃本怨誤怒。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怨亦並誤怒。

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

劉師培云：黃本令作今。

張純一云：者字衍。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令亦並作今。者當爲則，屬下讀。古籍中者、則二字亦往往通用，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湛然輔行記十一引者作則；莊子天道篇：『動則得矣。』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則作者；盜跖篇：『臥則居居，起則于于。』論衡自然篇、齊世篇則並作者；呂氏春秋精諭篇：『淺智者之所知則末矣。』淮南子道應篇、文子微明篇、列子說符篇則並作者；淮南子主術篇：『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繆稱篇及文子精誠篇則並作者；列子湯問篇：『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意林引者作則。皆其證。

而令吏必從。

劉師培云：治要無而字。

案治要引此有而字，劉氏失檢。

以義失則憂。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以下並有爲字，治要引同。黃以周云：『元刻脫爲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爲字。

請齋而後登之。

劉師培云：黃本齋作齊，下同。

案御覽四五六引齋亦作齊，下同。

試嘗見而觀焉。

劉師培云：嘗卽試也，嘗、試義同。試蓋後人旁注之字，嗣併入正文。今當刪。

案同義字古多連用，試、嘗同義，連言之則曰試嘗；或曰嘗試。習見於古書。劉說非也。

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

盧文弨云：祠，御覽八七九作招。

王念孫云：作招者，誤字也。

案王說是也，招卽祠之形誤，景宋本御覽正作祠。

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

案御覽三五引天作今，下將字作且，『彼獨』作『豈山。』

君誠避宮殿暴露，

案御覽三五引誠作宜。

其幸而雨乎？

劉師培云：御覽三五引作『其索雨也？』

案御覽十一引作『其索雨乎？』

公喟然歎曰，

案治要引然下有而字。

景公遊于牛山。

孫星衍云：文選注作牛首山。

劉師培云：『音義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此指齊謳行注所言，祭顏光祿文注亦引作牛山。』

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亦引作牛山。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

案文選秋興賦注引作『北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齊謳行注、祭顏光祿文注引此亦並無城字。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黃以周云：『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

案韓詩外傳十無『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句，惟文選秋興賦注引此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黃氏蓋誤文選注爲外傳也。又案文選秋興賦注所引此句及下文云：『「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

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可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又分見於外篇第七之第二、第四兩章，（劉師培於後有說。）而與此章之文不合。未知何據。

是不仁也。

案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是下有曰字。

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劉師培云：『不仁之君見一，』文選注兩引並作『見不仁之君一。』

張純一云：齊謳行注作『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案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此與齊謳行注引同。

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爲善。

黃之棠本沒作死。孫星衍云：死，一本作沒，非。

王念孫云：孫本改沒爲死，非。沒亦死也。元刻本及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

案王說是也，明活字本、子彙本亦並作沒。

今誰責寡人哉？

孫星衍云：誰，一本作孰。

劉師培云：治要誰作孰，初學記十八、白帖三九引同。

案明活字本誰亦作孰。

睹死齒，

孫星衍云：齒，御覽作瘠，下同。

案御覽（四八六）引瘠下更有者字。

公被狐白之裘。

案記纂淵海二兩引此文，一引被作衣。

公曰，

案北堂書鈔一五二、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引此並作『謂晏子曰，』記纂淵海二

兩引此文，一引亦作『謂晏子曰。』

雨雪三日而天不寒。

案記纂淵海引『而天不寒，』作『而天下不寒，何也？』

溫而知人之寒。

案記纂淵海兩引，一引溫作暖。

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

案記纂淵海兩引，一引作『乃脫衣發粟，與饑寒者。』一引作『遂出衣發粟，以與饑貧者。』

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案御覽七引作『公乃去冤聚之獄，振孤敬老。行之三日，而熒惑遷。』

公曹見二丈夫。

孫星衍云：『說文：「曹，目不明也。」古借爲夢字。』

案黃之案本曹作夢，下同。論衡死僞篇亦作夢。

兌上豐下。

案御覽三九九引『兌上』下有而字。

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

張純一云：元刻如此，浙局本脫公字。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並脫公字。明活字本公字錯在曰字上。

十有八日而不返。

案白帖三九引八作二。

則泰士子牛存矣。

案御覽三七六引矣作焉，下文『則申田存焉。』引焉作矣，『則吾子存矣。』引矣作焉。焉猶矣也。

與君言異。

孫星衍云：御覽作『言與君異。』

張純一云：鮑刻御覽四五六同此。

案景宋本御覽亦同此，孫氏恐失檢。

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

案御覽四五六引作『今四支無心也，十有八日矣。』鮑刻本今作令。

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晏子春秋辯證

孫星衍云：操，御覽作持。

劉師培云：類聚九三引作「令人殺養馬者。」事類賦注（廿一）引作「令殺之。」

案藝文類聚二四引公上有景字，御覽四五六引此作「景公怒，令人持刀欲煞養馬者。」八九六引解亦作殺。

晏子數之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國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

案明活字本「晏子數之曰」下所標異文，與元本合。惟援下脫戈字，「此不」下脫知字。

爾罪有三。

劉師培云：治要及類聚九三引作「爾有三罪。」

張純一云：類聚二四引作「爾有罪三。」

案御覽四五六引作「爾有罪三，」與類聚二四引合。八九六引作「爾有三罪。」

與治要及類聚九三引合。

當死罪一也。

孫星衍云：藝文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

劉師培云：類聚二四引無也字，下同。事類賦注引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

案御覽四五六引無也字，下同。與類聚二四引合。八九六引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與類聚九三及事類賦注引合。

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孫星衍云：藝文類聚怨下有叛字，輕下有伐字。

劉師培云：事類賦注引怨作「怨叛，」輕作「輕伐。」

案御覽八九六引怨下亦有叛字，輕作「來伐。」

內篇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

劉師培云：書鈔四五引藉作籍。

案御覽四八三、六四三引藉亦並作籍。籍、藉古通，問上第三：「爲君厚藉歛而託之爲民，」御覽六二七引藉作籍，外篇第七：「藉歛過量，」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藉皆作籍，並其比。

君將使嬰勅其事乎？

孫星衍云：經典多用勅爲敕。

盧文昭云：勅通敕。

案黃之案本勅正作敕，下同。

多者十有餘。

劉師培云：黃本餘誤余。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餘亦並作余。餘、余正、假字。

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王念孫云：得當是待字之誤。

案黃之案本得作待，與王說合。

令吏謹守之。

劉師培云：類聚六八引作「令人守之。」白帖三九作「令使守之。」

案藝文類聚八八引作「使人守之。」六八未引此文，劉氏失檢。（下文劉氏所稱類聚六八亦當作八八。）御覽九五四引「吏謹守」亦作「使守。」

傷之者死。

案記纂淵海九五引之作槐。

醉而犯之者。

案記纂淵海引「犯之」作「傷槐。」

使吏拘之。

孫星衍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

案藝文類聚（二四）引作「君令吏收而拘之。」

且加罪焉。

案記纂淵海引罪作刑。

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

案事類賦注二五、御覽九五四、記纂淵海引此並作『其女懼而告晏子曰。』
不爲禽獸傷人民。

劉師培云：御覽五一九傷上有以字。

案御覽五一九引『傷人民』作『以殺人，』非引傷上有以字也。劉氏失檢。
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

案御覽四一五、五一九引『吾君』並作『今君。』

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

案黃之案本獨作弱。

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

案事類賦注引樹作槐。記纂淵海引同，又引賤作殘。殘、賤古通。

明日蚤朝，

案黃之案本蚤作早，藝文類聚二四、御覽四一五、五一九引此並同。早、蚤正、
假字。

而復于公曰，

案御覽五一九引『而復于公，』作『而復其言於君，』四一五引公亦作君。

公曰自蒞之。

案日字黃之案本同。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誤曰。

令捨之。

案黃之案本令作命。

是殺師之半也。

孫星衍所據本『殺師』作『師殺，』盧文弨云：元刻作『殺師，』是。

黃以周云：元刻本作『殺師，』凌本同。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亦並作『殺師。』

今日夫子爲賜，

案御覽四五六引爲作有，爲猶有也。

昔者楚靈王作傾宮，

案黃之案本傾作頃，同。

今君不遵明君之義，

蘇輿云：治要遵作道，形近相亂。

案遵，當從治要作道。道者，由也。『不遵明君之義，』言『不由明君之義』也。

作遵者，淺人所改耳。蘇說非。

吾聞相賢者國治，

孫星衍云：治，御覽作成。

案景宋本、鮑刻本御覽十九治字並同，孫氏恐失檢。

臣聞介冑坐陣不席。

黃之案本、子彙本臣並誤吾，孫星衍云：御覽作臣。

案明活字本作臣，與元本同。書鈔一三三、藝文類聚六九引此亦並作臣。

故不敢以憂侍坐。

劉師培云：類聚六九、書鈔一三三、御覽七百九引故上並有臣字。

案御覽三九三、一千引此亦並有臣字，惟略故字耳。

又欲爲鍾。

劉師培云：意林作『欲復作鍾。』

案意林引作『復欲作鍾。』非作『欲復。』

飾以銀。

孫星衍云：銀，藝文類聚、文選注作組。

案類聚八三、八四兩引皆無『飾以銀』句，孫氏失檢。

僅能舉足。

劉師培云：黃本足作之。

案御覽八百十引足亦作之。

衣不務于隅眡之削，

孫星衍云：『眡，玉篇同眡，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眡，蓋言連。』

王念孫云：「孫訓眦爲連，則下與削字不相屬，上與隅字不相比附矣。予謂眦當爲眦，字之誤也。眦或作眦，淮南齊俗篇：「衣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眦之制。」是也。「隅眦」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卽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眦智故，曲巧僞詐。」「隅眦」卽「隅差，」亦卽「隅眦」也。」

案王說是也，「隅眦」與「隅差，」「隅眦」並同，本字作「𪔐𪔐」，說文：「𪔐，齒不正也。𪔐，齒參差也。」參差亦不正也。「𪔐𪔐」爲齒不正之名，引申之，爲衣之不正、人之不正、事之不正。荀子君道篇：「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𪔐𪔐者矣。」𪔐用本字，差亦借爲𪔐。

冠無觚贏之理。

孫星衍云：贏，淮南本經訓作贏，贏當爲贏。

案張純一校注本改贏爲贏，贏與贏通，贏古亦讀若贏，無煩改字。

且古者嘗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

劉師培云：初學記九引者下有矣字。

案荀子哀公篇、淮南子汜論篇者下亦並有矣字。

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美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

蘇輿云：「『其義好生而惡殺，』『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緣下『其義』譌也。荀子哀公篇：「其政好生而惡殺焉。」皆正同此，亦義爲政誤之證矣。」

案義非誤字，兩『其義』字文正相應，淮南子作『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今本殺誤辱，又見文子上禮篇。）兩『其德』字相應，與此同例。蘇說非也。下文『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今本『而不惡』上脫『其仁愛』三字，據路史注引補。劉師培有說。）兩『其仁』字相應，亦同此例。

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

孫星衍云：初學記、御覽『窟穴』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本脫之。

案初學記引此『窟穴』下有『而王天下者也』六字，當據補。『古者嘗有處櫓巢

窟穴而王天下者也，』與上文『古者嘗有紕衣繫領而王天下者矣，』句法一律。

下之潤濕，

案記纂淵海七六引潤作溫。

木事不鏤。

案記纂淵海引『木事』作『木工。』

足乎以便生，

蘇輿云：乎字衍文。

案乎字涉上文『可乎』而衍，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無乎字。

而公不得享也。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享並作亨。孫星衍云：『亨即享字。』是也。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案記纂淵海七四引寢上有路字，與標題合。

使後嗣世世有此，

案記纂淵海引『世世』作『代代。』

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

孫星衍云：欄當爲闌。

張純一云：御覽八九九引作『牛老于闌牢。』無馬字，是。

案事類賦注二二引此亦作『今公之牛老於闌牢。』

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

劉師培云：事類賦注二二引『巨戶』作『瓦石，』御覽八九九引作『車尾而不服乘也。』並誤。

案景宋本御覽引『巨戶』亦作『瓦石，』與事類賦注合。

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

盧文弨云：餒，御覽（四九二）作餒，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

案記纂淵海引此亦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八字，惟略『而不分餒民』句。

兆在路寢之臺牖下。

御覽五五五引牖作牖，黃以周云：牖字誤，元刻作牖，音義亦作牖，下同。

劉師培云：書鈔（九二）、治要並作『牖下。』

張純一云：明活字本作牖。

案黃之棠本、子彙本亦並作牖。

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

盧文昭云：文有脫誤。

案『如我者儕小人，』本作『如我儕者小人。』者、則互文，者猶則也。『儕者』二字誤倒，則不可通矣。

遂入見公曰，

孫星衍云：見，御覽作白。

案書鈔引見亦作白。

生者不得安，

蘇輿云：『治要無得字，下同。』張純一云：書鈔同。

案御覽引此亦無得字，下同。

命之曰蓄憂。

案書鈔引作『命之曰畜憂也。』下文『命之曰蓄哀，』作『命之曰畜哀也。』蓄、畜古通，御覽亦引作畜，下同。

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

盧文昭云：書鈔母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

蘇輿云：治要亦有臺字。

劉師培云：書鈔寢作臺，治要寢下有臺字。

張純一校注本從盧說作『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云：御覽亦有臺字。

案書鈔引此作『逢于何遂葬路臺牖下。』盧說不足據。此文本作『逢于何遂葬其母路寢之臺牖下。』御覽引之下有臺字，是也。治要引雖有臺字，而『之臺』二字誤倒。上文亦作『路寢之臺牖下。』

有術客與醫，

案意林引有上有外字。

行蕩則溺已。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蕩並作傷，黃以周云：『傷，元刻作蕩，誤。』是也。明活字本亦誤蕩。

失則害性。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失上並有哀字，黃以周云：『元刻脫哀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哀字。

不留生事。

張純一校注本不下補以字，云：以字舊脫，據下二句補。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害，下文『不以害生養，』『不以害生道，』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屍以留生』而誤。

案留謂阻留也，與害義近，無煩改字，下文『今朽屍以留生，』即承此言之，則留非誤字明矣。新序節士篇：『無留吾事。』與此留字同義。

晏子復，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復下並有曰字，黃以周云：『元刻脫曰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曰字。

不若月之瞢瞢。

孫星衍云：『若月』意林作『若日月。』

案意林作『如日月。』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崔子玉座右銘注引若亦並作如。

有司未能我共也。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共並作具。明活字本本作共，與元本合。

謂之不嫉。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並無不字，黃以周云：『元刻誤衍不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衍不字。

事父之道。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父並作君，黃以周云：『元刻君誤父。』是也。明活字本亦誤父。

晏子春秋對證

景公走狗死，

案事類賦注二三引景公下有之字。

公令外共之棺。

張純一云：御覽九百五令作命。

案事類賦注引令亦作命。

田開疆、

案事類賦注二六、記纂淵海九二引疆並作强，下同。

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

孫星衍云：餽卽饋段音字。

盧文弨云：餽當作饋。

案事類賦注、記纂淵海引餽並作饋。

龔銜左驂，

孫星衍云：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八六）、後漢書（馬融傳）注改。

張純一云：銜，元刻不誤。

案黃之案本銜字亦不誤。

冶專桃而宜。

案黃之案本專下有其字，黃以周云：『元刻無其字，其字衍文。』是也。明活字本、子彙本亦並無其字。

挈領而死。

案事類賦注、記纂淵海引挈並作契。

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

劉師培云：黃本『天下』作夫。

案子彙本亦作夫。

內篇問上第三

君上享其民。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民並作名，張純一云：『元刻誤民。』是也。明活字本亦誤

民。

不劫人以兵甲。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兵甲』並作『甲兵，』黃以周云：『元刻作「兵甲，」是。』

明活字本亦作『兵甲。』

斂曰，

洪頤煊云：斂，假借作對字。

劉師培云：元龜（二四二）作『對曰，』黃本同。

張純一校注本作『對曰，』云：對，從元刻。明本作斂，孫本同。

案子彙本亦作『對曰。』元本作『斂曰，』張氏失檢。

以干霸王之諸侯。

孫星衍云：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若何？』孔叢（詰墨篇）作『可以霸諸侯乎？』

案此句有脫無誤，之猶於也，（詳釋詞。）『以干霸王之諸侯，』即『以干霸王於諸侯。』『諸侯』下當據意林所引補『若何』二字。

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于民』並作『下民，』張純一校注本從元本作『于民，』是也。明活字本亦作『于民。』

則可謂官不具？

劉師培云：黃本同，他本作『何謂。』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可謂，』與元本合。

左右多過。

劉師培云：黃本『左右』誤倒。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左右』亦並誤倒。

景公問晏子曰，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問下並有於字。藝文類聚九五引無於字，韓詩外傳七同，與元本合。

不誅之則爲亂。

晏子春秋對證

案黃之案本脫爲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則爲亂。』與元本合。

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案明活字本『國安得無患乎』下所標異文，與元本同。

景公問晏子曰，

案黃之案本問下有于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無于字，與元本合。

無偪山林。

案子彙本無上有以字。治要引同。是也。黃之案本、明活字本亦並脫以字。以無偪川澤。

蘇輿云：治要澤作浦，下同。

案治要無作母。

其行如何？

劉師培云：治要及冊府元龜二四二作『何如，』與他本同。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如何，』與元本合。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

案治要引導作道。

上下無所靡。

案黃之案本靡作縻。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縻，與元本合。

以此謨者必得矣。

案謨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謀。

夫逃人而謨，

黃以周云：謨，凌本作謀。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亦並作謀。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未聞存者也。

王念孫云：今本作『未聞不存者也。』不字乃後人所加。

蘇輿云：元刻是，治要正無不字。

案明活字本亦無不字。

時間之君雖日危，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並脫『之君』二字。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莅國治民，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蒞。後同。

爲臣比周以求寸。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寸並作進，黃以周云：『元刻作寸，誤。』是也。明活字本亦誤寸。

故朝無奇辟之服。

案黃之案本辟作僻。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君裂地而封之。

盧文弨云：論衡（定賢篇）、說苑（臣術篇）俱無君字。裂，論衡作列。

案新序雜事五亦無君字，裂亦作列。

君有難不死，

蘇輿云：治要無君字。

案御覽六二一引此亦無君字。

若言不用，

盧文弨云：不下論衡、說苑俱有見字。下同。

案新序不下亦有見字。下同。

出亡而送之，

劉師培云：說苑無之字。

案新序無之字。說苑有之字，劉氏失檢。

不能與君陷於難。

劉師培云：治要引作『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說苑作『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案新序『不能』上亦有而字。

求君逼爾，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爾並作邇。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風雨不降虐。

晏子春秋斟證

蘇輿云：虐，各本作雪，形近而譌。治要正作虐。

案黃之案本亦作虐，與元本合。

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

案『和民』疑『治民』之誤，前十三章：『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後二十四章：『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並以『莅國、』『治民』對言，與此同例。治誤爲和，則不可通矣。

好辯以爲忠。

王念孫云：治要作『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是也。

案治要引辯作辨。

無信讒人傷其心。

孫本信作親，黃以周云：親，元刻作信。

劉師培云：黃本亦作信。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亦並作信。

內篇問下第四

尊海而南，

案尊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同。黃之案本作遵，孟子梁惠王篇同。遵、尊正、假字。

師行而量食，

洪頤煊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作糧，後人據孟子改。

案黃之案本行作往，量作糧，子彙本量亦作糧。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景公問晏子，

案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晏子下有曰字。張純一校注本補曰字，是也。

其清無不灑除。

案黃之案本『無不』字誤倒。

循之則堅。

案循借爲楯，說文：『楯，摩也。』

貨竭於晉。

劉師培云：黃本竭作謁。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亦並作謁。

夫儼然辱臨弊邑，

案黃之案本弊作敝。

晏子使於晉。

張純一云：使，明本、孫本俱作聘。

案黃之案本使亦作聘。明本作使，張氏失檢。子彙本亦作使。

晏子對曰，

案黃之案本脫晏子二字。

豆、區、釜、鍾。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鍾並作鐘，下同。黃之案本與元本同。

而老小凍餒。

案黃之案本小作少。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文王慈惠殷衆，

案黃之案本殷作服。

箕伯、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箕並作箕，明活字本作其。

夸體貌以華世。

案體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同。黃之案本作禮。

從上不敢隋，

張純一校注本改隋爲惰，云：從元刻。

案元刻亦作隋，張氏失檢。

世可正以則，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世可以正則正。』黃以周云：『元刻作「世可正以則，」

誤。』是也。明活字本與元本同誤。

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

晏子春秋輯證

劉師培云：此文『以枯槁爲名則世』句。言以枯槁之行爲名而爲法于世也。『塞政教之途矣』句。與上『反天地之衰矣，』『倍先聖之道矣，』對文。

案『則世』二字疑衍，『以枯槁爲名，』承上文『以枯槁爲名』言之，則不當有『則世』二字明矣。張純一以『則世塞政教之途矣』爲句。與上『反天地之衰矣，』『倍先聖之道矣，』文不相對，亦非。

不諂過，

張純一云：諂，元刻作諂。

案元刻亦作諂，張氏失檢。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

張純一校注本作『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云：『「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得之」二字舊不重，語意不完，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

案幸當作得，涉上文『不要幸』而誤也。『得之，時其所也。』緊承『而後得』而言。論語：『先難而後獲，』與此『先其難乎而後得』同旨。正可證幸字之誤。張氏以『而後幸得之』爲句，而臆補『得之』二字，不知既言『先其難，』則非『幸得之』矣。蓋未深思耳。

暴强不忠，

案黃之案本作『强暴。』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三心不可以事一君。

案黃之案本『三心』作『二心。』淮南子繆稱篇亦云：『兩心不可以得一人。』記纂淵海四九引此作『百心。』

晏子曰，

案黃之案本曰上有對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內篇雜上第五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

孫星衍云：弑，後漢書（馮衍傳）注、御覽作殺。

案書鈔一二四引弑亦作煞。

而弑其君。

孫星衍云：弑，後漢書注、新序（義勇篇）作殺。

案韓詩外傳二亦作殺。

嬰不革矣。

孫星衍云：新序作「嬰不之同也。」

案外傳作「嬰不之革也。」此文不下蓋脫之字。

鹿生於野，

孫星衍云：野，御覽作山；一作「山野。」

案野，御覽四百八十作山；三七六作「山野。」張純一謂「御覽兩引俱作山。」

失檢。

命縣于廚。

孫星衍云：御覽作「庖廚。」

案御覽三七六作「庖廚。」四百八十無庖字。呂氏春秋知分篇亦無庖字。

嬰命有繫矣。

盧文昭云：「有繫，」御覽兩引皆作「有所縣。」

蘇輿云：韓詩外傳同御覽。

案御覽兩引皆作「有所懸，」呂氏春秋、外傳亦並作「有所懸。」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

案記纂淵海四三引阿上無東字，毀上有而字。

嬰知嬰之過矣。

案記纂淵海引作「嬰知過矣。」

景公說，召而賞之。

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記纂淵海引公上並無景字，下文「景公問其故，」亦並無景字。御覽二六六、四二四引下文同。又記纂淵海引「賞之」下有「辭而不受」四字。

而愴民惡之，

晏子春秋 對證

案意林引情作墮，古字通用。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

案意林引乎並作于。明活字本、子彙本下乎字亦並作于，治要引同。
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

案記纂淵海引兩宜字並作當，今上有而字，今下有之字。

晏子歸，負載。

張純一云：『負載』猶『負戴。』

案黃之棠本正作『負戴。』

景公探雀穀，

張純一云：雀，說苑（貴德篇）作爵，古字通。

案御覽五四三引雀亦作爵。

穀弱，反之。

劉師培云：說苑貴德篇反上有故字。

張純一云：北堂書鈔八五引反上有故字。藝文類聚九二引同。

案御覽五四三引反上亦有故字。

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

王念孫云：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

案景公二字非衍文，惟公字不當疊耳。說苑作『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
可證。

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

張純一云：治要無而字，書鈔八五、類聚九二同。

案事類賦注十九、御覽五四三、九二二引此亦並無而字。

君探雀穀，穀弱，反之。

劉師培云：治要反上有故字，說苑同。

案御覽九二二引作『君探穀而弱，故反之。』五四三及事類賦注引反上亦並有故字。

是長幼也。

孫星衍云：是，藝文類聚作道。

案藝文類聚引是作道，乃涉上文『聖王之道』而誤，不足據。

是無歸夫！

案黃之案本夫作矣。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使吏養，

劉師培云：黃本及各本下有之字。

案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別跪繫其馬而反之。

蘇輿云：治要無其字，與下文一律。

案御覽四二八引此亦無其字。

昔者君正晝，

蘇輿云：『晝，各本誤晝。拾補作晝，注云：「晝，譌。」』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晝字並不誤，與元本同。

公慙而出反不果。

孫本作『公慙而反，不果出。』云：今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據御覽訂正。

黃以周云：元刻作『而出反，』誤。

劉師培云：說苑（正諫篇）作『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也。

案御覽未引此文，孫氏所稱御覽，蓋說苑之誤也。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

出字皆誤錯在反字上，與元本同。

得百姓以守宗廟。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得下並有率字，治要引同。黃以周云：『元刻脫率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率字。

臣聞，

蘇輿云：治要聞下有之字。

案說苑亦有之字。

君有驕行。

劉師培云：御覽四八八引驕作矯。

案御覽四二八引驕作矯，古字通用。四八八未引此文，劉氏失檢。

別跪直辭禁之。

劉師培云：治要作『而別跪禁之。』說苑作『而別跪有直辭。』而字當補。

案御覽引作『而別跪直禁。』亦有而字。

國家得微有事乎？

劉師培云：御覽八四四引作『國得無有故乎？』說苑事亦作故。

案御覽四六八引事亦作故。

臣不敢與焉。

案御覽四六八引與作預，下同。

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

案御覽三五三、四六八、七百九引『公曰』並作又；八四四引作『公乃。』

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

案書鈔一百十、御覽四六八引『公曰』並作又；御覽八四四引作『公復。』

行歌而去。

劉師培云：治要引作『而出，』說苑同。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亦並作『而出。』明活字本與元本同。說苑作『而至，』劉氏失檢。

微彼二子者，

案黃之案本彼誤此。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嬰非君奉餽之臣也。

劉師培云：書抄三七、一四三並引餽作餽。

案書抄三七引此餽字同，劉氏失檢。

嬰，社稷之臣也。

蘇輿云：治要無嬰字、也字。

案說苑臣術篇亦無嬰字。

可分布于四方。

蘇輿云：治要無分字。

案治要『四方』下有也字。

大夫以下，

孫星衍云：『大夫，』一本作『匹夫，』非。

案明活字本作『匹夫。』

晉平公欲伐齊，

孫星衍云：伐，後漢書（馬融傳）注作攻。

劉師培云：御覽五七四、事類賦注十一引作『晉欲攻齊。』孫子謀攻篇杜牧注引同。

案御覽七六一亦引作『晉欲攻齊。』

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

劉師培云：此十一字元本脫，今據沈、黃各本。御覽五七四引作『公曰：「諾。」告侍者酌之。』事類賦注作『公曰：「諾。」告侍者酌樽進之。』

案明活字本亦脫此十一字。御覽五七四引作『公曰：「諾。」告侍者酌樽進之。』與事類賦注引同，劉氏失檢。

晏子曰：徹罇，

劉師培云：此五字元本脫，今據沈、黃各本。後漢書馬融傳注、文選雜詩注、連珠注並引曰作命。

案明活字本亦脫此五字。御覽五七四引曰亦作命。

冥臣不習。

孫星衍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

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陸士衡演連珠注並引作『盲臣不習也。』

景公謂晏子曰，

案御覽五七四引謂作問，下文『景公謂太師曰，』謂亦作問。

欲舞天子之樂，

案新序雜事一欲上有而字，御覽五七四約引此文作『而舞之，』亦有而字。

齊未可伐也。

案御覽七六一引未作不。

晏子春秋證

臣欲試其君，

案文選注兩引臣並作吾，下文『臣欲犯其樂，』臣亦作吾，外傳八同。御覽五七四、七六一引此臣亦作吾。

而晏子識之。

案御覽七六一引識作知。

仲尼聞，

孫星衍云：仲尼，文選注作孔子。

案明活字本與元本同。文選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文注、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注、潘安仁楊荊州誄注皆引作『孔子曰，』陸士衡演連珠注引作『孔子聞曰，』子彙本作『仲尼聞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御覽七六一並引作『孔子聞之曰，』外傳同。黃之案本作『仲尼聞之曰，』新序同。

夫不出於尊俎之間，

案御覽七六一引出作越。

公問焉，

案事類賦注八引焉作曰。

對：陰水厥，

孫本對下有曰字，云：今本脫曰字，據御覽增。

案書鈔一五六、白帖八一、事類賦注八引此皆作『對曰。』

寒溫節。

案事類賦注、御覽六八引節下並有也字。

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

孫星衍云：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

案白帖八一引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平；上下和平則穀熟。』今本有脫文，當據補。事類賦注、御覽六八並約引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年穀熟。』亦可證今本有脫文。

請禮魯以息吾怨。

孫星衍云：怨，御覽作愁。

張純一云：鮑刻御覽三五作『君盍禮魯以息吾怨？』

案御覽兩引怨字並同，孫氏恐失檢。景宋本御覽三五亦作『君盍禮魯以息吾怨？』

盍下並有注云：『盍，何不也。』鮑刻本亦有此注。

此諸侯之公患也。

案黃之案本公作通。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公遊於紀，

孫本公上有景字，云：今本脫景字，據御覽增。

案事類賦注二一引此亦有景字。

得金盍。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脫盍字，孫本據御覽盍部（七六一）增盍字，

與元本合。御覽八九六（獸部八）、事類賦注引此亦並有盍字。

發其視之，

王念孫云：『發其視之，』本作『發而視之。』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並作『發而視之。』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並無其字，御覽七六一（器物部六）引同。王氏謂器物部六引作『發而視之，』失檢。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中有丹書。

劉師培云：黃本丹誤月。

案子彙本丹亦誤月。孫本據御覽作丹，與元本合。明活字本亦作丹，事類賦注引同。

知若言，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若並誤苦。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

張純一云：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

案事類賦注引此與御覽同。

勿乘驚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

劉師培云：則字衍。則蓋側字之訛文，後人又移置語首。

張純一云：御覽作『不乘駑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劉說是。御覽無則字，當據刪。

案事類賦注引作『不乘駑馬，無馭不肖於側也。』亦無則字。

紀有書，

劉師培云：御覽、事類賦注並引作『紀得此書。』

案事類賦注引作『紀有此書，』劉氏失檢。

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孫星衍云：壺，一本作緘，一本作其，皆非。

劉師培云：御覽、事類賦注引作『紀有此書，藏之於壺，不亡曷待！』

案黃之案本壺作其。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脫壺字。事類賦注引『注之壺，』作『藏之金壺，』劉氏失檢。

魯昭公棄國走齊。

張純一云：御覽九九七作哀公，說苑敬慎篇作哀侯，並非。

案藝文類聚八二引此亦作哀公。

雖速，亦無及已！

劉師培云：治要引作『亦不及。』

案治要引作『亦無及，』說苑雜言篇無乃作不，劉氏失檢。

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

劉師培云：已卽既也。蓋一本作既，一本作已，後人併而一之。

案古書多複詞，既、已同義，自可連用，莊子逍遙遊篇：『天下既已治也。』寓言篇：『既已縣矣。』並同此例。劉說非也。

嬰聞兩楹之間，

孫本楹作檻，云：檻，疑當作楹，字之誤也。

盧文昭云：檻，譌。元刻作楹。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作楹，與元本合。

君子贈人以軒，

黃以周云：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注作『以財。』

劉師培云：御覽九八三引作『贈人以財。』

案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注引作『嬰聞贈人以財，』『嬰聞』下蓋略『君子』二字。御覽九八三引作『嬰聞君子贈人以財，』是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上有『嬰聞之』三字，說苑雜言篇有『吾聞』二字，家語六本篇有『吾聞之』三字，咸可證此文『君子』上有脫文。

井里之困也。

劉師培云：御覽八百六、希麟續音義六並引困作朴。

案續音義十引困作朴，續音義六未引此文，劉氏失檢。御覽八百二引困作璞，引荀子（大略篇）亦作璞。

則爲存國之寶。

孫星衍云：意林作『則成寶。』

案意林引作『則成國寶。』孫氏失檢。御覽八百二引存作薦，於義爲長。存疑荐之誤，荐、薦古通。

湛之苦酒，

案御覽九八三引酒作澣。

所澣然也。

孫星衍云：澣，一本作蕩，非。

劉師培云：黃本澣作蕩。

案子彙本亦作蕩。

君子居必擇居，

孫本『擇居』作『擇鄰，』云：據藝文類聚（二三）、御覽（四五九）訂正。說苑作處。

案家語亦作『擇處。』

所以辟患也。

黃以周云：說苑『辟患』作『修道。』

劉師培云：御覽四五七作『可以避禍也。』

案家語『辟患』亦作『修道。』御覽四五九引所作可，四五七未引此文，劉氏失

檢。

不可不慎也。

劉師培云：說苑雜言篇慎作惟。

案說苑慎字同，劉氏失檢。

晏子之晉，

案御覽六九四引之作適。

使人問焉，曰，

案史記晏子列傳正義、御覽四七五並引作『晏子問曰，』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御覽六九四並引作『晏子曰，』蓋所據本『使人』皆作『晏子。』今本則與呂氏春秋觀世篇、新序節士篇同。

我，越石父者也。

黃以周云：御覽四七五引無者字。

案史記正義、御覽六九四引此亦並無者字。

是以爲僕也。

案記纂淵海四八引『爲僕』作『爲人臣僕。』

可得贖乎？

案文選注引得下有而字。

遂解左驂以贈之。

案文選注引以作而，史記及正義、記纂淵海引贈並作贖。

因載而與之俱歸。

案御覽四七五引與作以，以猶與也。

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

劉師培云：呂氏春秋作『嬰未嘗得交也，』新序同。是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爲夫子；且下文或稱爲子，或稱爲客，亦無稱爲夫子者，疑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爲僕三年。』夫者，語詞也。嗣『子也夫』三字互易，遂作『得交夫子』矣！

案夫猶乎也，『得交夫子，』猶言『得交乎子，』與下文稱子正合。劉氏未達，

乃欲倒文以就已說，疏甚！

越石父對之曰，

黃以周云：盧校本去之字。

案文選注引此正無之字。

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

劉師培云：文選羊祜讓開府表注引詘作屈，曹植贈徐幹詩注引申作伸。

案呂氏春秋詘亦作屈，申亦作伸。

嚮者見客之容，

案文選注引者作也，呂氏春秋、新序並同。

從門閒而闕其夫，爲相御。

案史記晏子列傳疊『其夫』二字，是也。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案此，指懷善之人。之，語助。也與邪同。言吾既失懷善之人，尙何有邪！

願乞所以養母者。

孫星衍云：藝文類聚（八五）作『託以養母。』

案御覽八百四十引乞亦作託。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

張純一云：類聚八五而作以。

案御覽四七九、八百四十引而亦並作以。

辭金受粟。

張純一云：類聚八五辭上有騷子。

案藝文類聚三三引辭上亦有騷字。呂氏春秋士節篇、苑說復恩篇『辭金』下並有而字。

出犇。

孫星衍云：犇，藝文類聚作奔。

案御覽四七九引此作『乃出奔。』八百四十引犇亦作奔，呂氏春秋同。

北子召其友而告之，

晏子春秋斟證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北下並有郭字，呂氏春秋、說苑並同。黃以周云：『元刻脫郭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郭字。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

孫星衍云：伉，說苑、藝文類聚作更。

案御覽四七九引伉亦作更。

造于君庭。

孫星衍云：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

案藝文類聚（三三）引作『遂造公廷。』御覽八百四十引同。四七九引作『遂告公廷。』藝文類聚一本造亦作告。

晏子，天下之賢者也。

案御覽八百四十引『賢者』作『賢人。』

今去齊國，齊必侵矣。

劉師培云：類聚、御覽引作『今去齊，國必侵。』

案藝文類聚、御覽四七九引此並作『去齊，齊國必侵。』劉氏失檢。呂氏春秋、說苑『必侵』上亦並有國字。御覽八百四十引此作『去齊，敵必來侵。』

方見國之必侵，

案御覽八百四十引方作臣。

奉以託，退而自刎。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託退』二字並誤倒。孫星衍據呂氏春秋定作『奉以託，退而自刎。』與元本合。御覽四七九、八百四十引刎並作殺。

其友因奉託，

張純一本奉下有以字，云：以字舊脫，據上文補。

案呂氏春秋正作『奉以託。』

此北郭子爲國故死。

劉師培云：此字無義，乃北字之誤文而複衍者。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均無此字。

案劉氏謂此字爲衍文，誠是。惟說苑復恩篇無此文。

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孫星衍云：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劉師培云：御覽引作『晏子曰：士以身明人者也！』據說苑報德篇亦有『而士以身明之』句。疑御覽所引七字，或『甚矣』下脫文。

案劉氏疑御覽（四七九）所引七字爲『甚矣』下脫文，是也。惟御覽引作『士以身明人者哉！』劉氏誤哉爲也。又所稱說苑報德篇，乃復恩篇之誤。

吾聞高糾與夫子游，

孫本糾作糾，黃以周云：元刻作糾，下章同。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作糾，與元本合。

特祿仕之臣也。

孫本無仕字，云：祿，說苑（君道篇）作進。

黃以周云：元刻祿下有仕字，當據補。

劉師培云：『特當作持，內篇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而「持祿」、「養交」又見于荀子諸書，于諸子之書爲恒言。「持祿」者，保持祿養也。故晏子以高糾爲持祿之臣。及持誤作特，後人遂于祿下補仕字矣。』

案明本說苑進作祿，與此同。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祿下皆有仕字，與元本合。說苑亦有仕字，孫本蓋誤脫也。『特祿仕之臣，』與上文『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相應；與標題『晏子辭以祿仕之臣，』亦符，（黃以周有說。）劉氏不察，乃據誤脫之孫本爲說，徒費辭耳！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

蘇輿云：『無得，』言無祿位也。外篇儻者諫詞可證。

案『無得』當作『無故，』故、得草書形近，故致誤耳。文子上德篇：『得之與失，』淮南子說林篇得作故，亦二字相亂之例。書鈔三二引此作『高僚仕於晏子三年，無故，晏子逐之。』辭雖微異，而『無故』二字尙可證『無得』之誤。蘇氏據誤字爲說，非也。書鈔引下文作『左右陳曰：「高僚事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與此章不類，而與外篇七第二十三章較合。（說苑臣術篇載此文，與書鈔所引尤合，惟彼文首句『高僚仕

於晏子』下，無『三年，無故』四字，與下文不相應，當據書鈔補之。）

曾子以聞孔子，

孫星衍云：聞，家語（子貢問篇）作問。

案聞、問古通，禮記檀弓：『問喪於夫子乎？』釋文：『問，或作聞。』莊子逍遙遊篇：『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釋文引崔譔本聞作問。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倞注：『聞，或爲問。』皆其比。張純一本據家語改聞爲問，非也。

內篇雜下第六

女子而男子飾者，

劉師培云：男下黃本無子字。

案御覽八二八引作『女子以男飾者，』男下亦無子字。

踰月，

盧文弨云：踰，御覽作『不逾。』

王念孫云：「踰月，」本作『不踰月。』言其速也。御覽引此正作『不踰月。』

說苑作『不旋月。』

案景宋本御覽引此作『不環月，』鮑刻本作『不還月，』盧、王二氏恐失檢。環、還、旋古並通用。

齊人甚好擊轂，

張純一云：御覽七七三引作『齊人好擊轂。』

案藝文類聚七一、事類賦注十六引此亦並作『齊人好擊轂。』引下文『擊轂，』亦並作『擊轂。』

而曹有五丈夫，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曹皆作夢，下同。曹、夢正、假字。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御覽三六四、三九三、三九九引此亦皆作夢，說苑辨物篇同。

五丈夫罽而駭獸，

張純一云：文選注作『有五丈夫來驚獸。』

案文選注引『五丈夫』上有有字，是也。御覽三六四引此亦有有字。

命曰五丈夫之丘。

案御覽三九三引命下有之字。

此其地邪？

案『此其』乃『其此』之誤倒。說苑正作『其此邪？』御覽三九九引此作『豈此邪？』其猶豈也。

則五頭同穴而存焉。

張純一云：御覽三九九作『得五頭同穴而存焉。』

案御覽引此則字同，張氏失檢。

拜馬前，辭騫曰：爲禳君鶚而殺之。

盧文昭云：說苑作『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此文誤。

黃以周云：元刻作『辭騫曰，』『拜馬前辭』句。晏子辭其拜也。今作『騫辭，』誤。

案明活字本與元本同。此當從說苑作『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盧說是也。『騫曰』乃『曰騫』之誤倒，『禳君』乃『君禳』之誤倒。黃之案本、子彙本『辭騫』並作『騫辭，』蓋後人不知『騫曰』二字之誤倒，乃臆乙騫字於辭字上耳。禮記檀弓：『使人辭於狐突，』注：『辭猶告也。』『辭曰』猶『告曰，』莊子秋水篇：『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與此『辭曰』同旨。黃氏以『拜馬前辭』爲句，並云：『晏子辭其拜也。』失之遠矣！張純一本以『拜馬前』爲句，『禳君』二字從盧說乙正，並是。惟『辭騫曰』三字仍從元本，辭字之義取黃說，『辭』字句，『騫曰』二字句，亦未深思耳！

仰而對曰，

孫星衍云：仰，一本作抑，非。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仰並誤抑。

汝薄賦，

案黃之案本賦作歛。明活字本賦字，與下章標題『景公成栢寢』之栢字互誤。

景公新成栢寢之室，

晏子春秋辯證

案室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同。黃之案本作臺。

一陰不勝二陽，

案御覽七四三引二作兩。

占夢以臣之言對。

案黃之案本『占夢』下有者字，臣誤占。子彙本臣亦誤占。明活字本與元本同。如履辨。

劉師培云：黃本辨作辦。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亦並作辦。

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

案『北方』下當有之字，下第十章：『晏嬰，齊之習辭者也。』與此句法同。說苑奉使篇『北方』下正有之字。黃之案本辦作辨。

晏子蹙然，

劉師培云：黃本蹙作蹙。

案黃本蹙字同，劉氏失檢。

見之以諸侯之禮。

案御覽七七九引見下無之字，說苑同。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

劉師培云：類聚九四、御覽九百五、事類賦注二二並引作『晏子短，使楚。』據說苑奉使篇無以字，似此文以字當刪。

案藝文類聚五三、記纂淵海九八引此亦並作『晏子短，使楚。』劉氏所稱事類賦注二二，乃二三之誤。御覽一八三引此無以字，與說苑合。太平廣記二四五引啓顏錄作『齊晏嬰短小，使楚。』

今臣使楚，

劉師培云：御覽九四引作『使楚王。』

案劉氏所稱御覽九四，乃藝文類聚九四之誤。藝文類聚五三引今作而。御覽四六六引今下有日字。

不當從此門入。

劉師培云：白帖（二四）引作『狗門。』與初學記十九、類聚二五、五三、御覽七七九所引（見音義）合。

案白帖二四引『此門入，』作『狗門而入。』御覽七七九作『狗門入也。』三七八、四六六並作『狗門入。』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同。

臨淄三百閭。

黃以周云：御覽三七八又四六八並引作『齊之臨淄。』

案黃氏所稱御覽四六八乃四六六之誤。

何爲無人？

孫星衍云：爲，意林作容。御覽作謂。

黃以周云：御覽作『何謂齊無人？』

案意林引作『何容無人也？』景宋本、鮑刻本御覽四六六並引作『何爲齊無人？』

其實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

案御覽四六六、七七九引兩句使字並不疊。說苑及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均同。

嬰最不肖，

案御覽三七八引作『以嬰爲不肖。』

故直使楚矣。

劉師培云：類聚二五引作『故使王耳。』御覽七七九作『是故使王也。』

案御覽三七八、太平廣記引啓顏錄亦並引作『故使王耳。』惟藝文類聚二五引作『故使王爾。』張純一所據是。景宋本御覽七七九引作『是故使王耳。』四六六引矣亦作耳。說苑同。

晏子將楚，

王念孫云：將下脫使字。本或作『晏子將至楚，』此因下文有『晏子至楚，』而以意加至字耳。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晏子將使荆，』今據以訂正。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將下並有至字。白帖九九、御覽九九二（藥部九）引此並作『晏子使楚，』王氏謂將下脫使字，是也。韓詩外傳十作『齊景公遣晏子南使

晏子春秋刪證

楚，』亦有使字。御覽七七九引此作『晏子聘楚，』所據本異。

楚聞之，謂左右曰，

王念孫云：楚下脫王字。

劉師培云：書抄四十、類聚二五並引作『楚王謂左右曰。』

案王說是也，外傳正作『楚王聞之，謂左右曰。』說苑作『荆王聞之，謂左右曰，』亦其證。御覽九六六引此作『楚王謂其左右曰。』

晏嬰，齊之習辭者也。

劉師培云：書抄引無『齊之』二字。

張純一云：類聚二五省『齊之』二字。

案御覽九六六引此亦無『齊之』二字。

吾欲辱之，

劉師培云：類聚二五、御覽九六六並引辱作傷。

案太平廣記引啓顏錄辱亦作傷。

縛者曷爲者也？

張純一云：爲，類聚二五作謂，古通用。

案類聚引『曷爲』作『何謂，』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同。

齊人固善盜乎？

劉師培云：御覽九九二引與此同。說苑無固字。

案御覽九九二引固作故（古字通用），說苑有固字，脫善字，劉氏並失檢。

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

案太平廣記引啓顏錄作『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與此作淮南、淮北異。

葉徒相似，

案御覽九六六引作『枝葉徒似，』太平廣記引啓顏錄作『枝葉相似。』

其實味不同。

案白帖二四引作『而味不同。』

水土異也。

劉師培云：御覽七七九作『水土使然也。』

案景宋本御覽七七九引作『土地使其然也。』鮑刻本無其字，劉氏失檢。

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

劉師培云：書抄及御覽九九二引無長字。

張純一云：類聚八六無長字。

案御覽九六六引此亦無長字。七七九引此作『臣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來楚而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作『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

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

劉師培云：白帖九九作『豈非楚之水土使然乎？』御覽九百六十引作『得無倣楚民善盜邪？』

案白帖九九引作『豈非水土之使然乎？』劉氏失檢。又所稱御覽九百六十，乃九百六十六之誤。七七九引作『亦土地使然也？』藝文類聚二五引『使民善盜』作『使爲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

望人非所與熙也。

案子彙本熙作嬉。

景公使晏子於楚，

案御覽七七九、九六六、事類賦注二七、記纂淵海九二引此皆作『晏子使楚。』

楚王曰：橘當去剖。

劉師培云：御覽七七九引作『橘未剖。』

案景宋本御覽七七九引作『橘去剖。』蓋略當字。事類賦注引作『橘當剖。』蓋脫去字。記纂淵海引作『橘當去剖。』割乃剖之誤。明活字本橘字錯在楚字下。

黃之案本、子彙本並脫橘字。

今者萬乘無教令，

案御覽九六六、事類賦注引此並無教字，說苑奉使篇同。

酌者奉觴進之，

案禮記投壺注引進上有而字，（詳音義。）是也。說苑亦有而字。

若美山然。

案御覽三九、記纂淵海六五引美並作華。

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

王念孫云：『相當爲相，說文：「相，高兒。」故山高兒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誤爲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

案相爲爲扞，字之誤也。列子說符篇：『俄而扞其谷而得其鈇，』呂氏春秋去尤篇扞誤相，正同此例。扞與搯同，莊子天地篇：『搯搯然用力甚多，』釋文：『搯搯，用力貌。』（成玄英疏同。）是其義也。『扞扞』爲用力貌，故下言『盡目力不知厭。』下文『仡仡然不知厭，』與此相應，『仡仡』亦用力貌，（仡與劼同，廣韻：『劼，用力也。』詳蘇輿說。）則相爲扞之誤明矣。王氏謂下『登彼相相之上，』相爲相之誤，誠是。謂此文相爲相之誤，則未審矣。又案御覽、記纂淵海引『不知厭』上並有自字。

俛就則傷要。

案要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誤嬰。

君不能飭法，

案黃之案本飭作飾，古字通用。

禁者，政之本也。

孫本禁作廉，云：今本作禁，非。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禁字並同。下文『廉之謂公正。』承此而言，孫本禁作廉，蓋據下文改。

分其邑與晏子邱殿。

案黃之案本作邱殿，下同。

所謂幅也。○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案『或作』云云，明活字本同。

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

孫星衍云：飭與飾通。

案黃之案本飭正作飾。

未嘗聞者。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者並作之。黃以周云：『之，元刻誤者。』是也。明活字本亦誤者。

以若爲師也。

案若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善。

晏子亦不飽。

案御覽四二四引作『嬰亦不飽。』

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

案說苑臣術篇晏子作『夫子。』後第二十六章亦云：『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晏子辭，

案御覽引作『晏子不受。』

脫粟之食。

王念孫云：『「脫粟」上當有食字，後第二十六章云：「食脫粟之食，」卽其證。

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飯食部八，引此並云：「食脫粟之飯。』』

張純一云：御覽八四九、八六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

案王說是也。白帖十六引此作『食免粟飯。』二八引作『食脫粟飯。』亦並其證。御覽八四九、八六七所引乃後第二十六章之文，張氏失檢。

五卵、苔菜而已。

孫本卯作卵，蘇輿云：卯，疑當從元刻作卵。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作卵，後第二十六章同。與元本合。

君歡然與子邑，

劉師培云：黃本子下有之字。

案黃之案本子作之，非子下有之字也。劉氏失檢。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孫星衍云：『欲更，』藝文類聚作『欲使更。』

晏子春秋證

劉師培云：玉海一七五引欲作使。

案藝文類聚引欲作使，與玉海引同。非引欲下有使字也，孫氏失檢。

公繁于刑。

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公上有景字，左昭三年傳、韓非子難二篇並同。

故對曰：踊貴而屨賤。

案文選注引『故對曰，』作『晏子對曰。』韓非子同。續一切經音義十引屨作履。公爲是省于刑。

案文選注引作『公以是省刑。』

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隣，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隣舍。』今得意於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鄰，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隣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

案『或作』云云，明活字本同。

寡人欲朝昔見。

案昔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夕。

維至賢耳。

案藝文類聚六四、御覽一七四引維並作唯，同。

趣召晏子，

案治要引趣作趨，趨乃俗趨字。趣、趨古通，說文：「趣，疾也。」廣雅釋詁：

「趨，疾也。」

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

案御覽八六七引『耳矣』作『而已，』

寡人之罪也。

案御覽八四九引『寡人』上有乃字。

免粟之食飽，

俞樾云：『免卽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

案御覽引免作脫。

而有參士之食，

案御覽引參作三。

子曰，

張純一本子上補晏字，云：元刻如此。

案子上當有晏字，惟元本無晏字，（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並同。）張氏失檢。

謂其妻曰，

劉師培云：白帖十引作『謂妻子曰。』

案御覽一八七亦引作『謂妻子曰。』

楹語也。

孫星衍云：御覽作『書記曰也。』

案御覽一八七引作『楹記日也。』孫氏失檢。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

案治要、書鈔一二九、御覽四六八、六九六引此並無『而樂』二字，疑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所加。

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

案黃之案本脫以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以貴』二字並誤倒。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爲無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箸于此篇。

黃以周云：元刻每章之末，有箸定之語。

案『此章』云云，明活字本同。以後每章之末，此類箸定之語，明活字本皆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

孫星衍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

晏子春秋證

案明活字本亦有此章，與元本合。

今日見怯君一，

案藝文類聚一九、御覽三九一引此並作『臣見怯君一，』疑見上本有臣字。

景公使祝禳之。

案白帖一引作『景公欲禳之。』

天道不諂，

案論衡變虛篇諂作闇。

且天之有彗，

案黃之案本無之字。

以除穢也。

案白帖引以上有所字。

禳之何損？

劉師培云：論衡變虛篇損作益，新序雜事四何允中本亦作益。

案白帖引此損亦作益。

民卒流亡。

孫本流作汙，云：一本作流，汙卽流隸字。

案流字黃之案本同。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汙，下同。

若德之回亂，

張純一本無之字，云：據左（昭二十六年）傳刪。

案論衡亦無之字。

陳信不愧。

案黃之案本信作言。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其家事無情。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情並作猜，張純一云：『元刻作情，譌。』是也。明活字本亦誤情。

則虛以求媚。

案黃之案本求作成，蓋草書形近之誤。明活字本、子彙本並與元本同。

澤之藿蒲，

案藿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藿。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案白帖九三引詛下有邪字。

寡人之無德也甚矣！

案說苑至公篇甚上有何字，是也。『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猶言『寡人之無德也何甚乎！』此文無何字，蓋淺人不知矣、乎同義，而妄刪之耳！

由徧之也。

案徧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作遍。子彙本作徧。

泰帶重半鈞。

案泰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大。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

案黃之案本路作露，古字通用。

因問其徧祔何所在。

孫本『徧祔』作『徧拊』，黃以周云：元刻作『徧祔。』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作『徧祔』，與元本合。祔，當從孫本作拊；或古通用。

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

孫星衍云：御覽而作乃。

案御覽（九一四）引此無『以其罪而殺之』六字，（藝文類聚九十引此同。）孫氏所稱御覽，蓋說苑（正諫篇）之誤也。下文『公曰：勿殺。』孫云：『御覽作「公曰：勿殺而謝之。」』所稱御覽，亦說苑之誤，御覽與今本同。

以成其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

黃以周云：元刻『以成其大不誠』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

案明活字本亦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

然則夫子勸寡人止之。

案明活字本扨作助。

望見齊國，

案御覽七一引望上有公字。

則虞、夏當存矣。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當並作常，古字通用。

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

孫星衍云：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

王念孫云：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卽其證。孫說非是。

案孫說固非；王說亦未審。『見不』乃『不見』之誤倒。『不見足以知之者，智也。』與下『先言而後當者，惠也。』相對成義。下文『臣奚足以知之乎？』亦正與此相應。

而無衰乎！

案而字明活字本同。黃之案本、子彙本並作能。

無字之後無幾。

劉師培云：黃本『無幾，』無作何。

案黃本『無幾』作『無何。』劉氏失檢。

君令而不違厲。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並無厲字。明活字本與元本同。

蓋賊以慢，

案說苑奉使篇慢作慢。

臣聞之，

劉師培云：黃本臣作吾。

案子彙本臣亦作吾。

故退而野處。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野並作埜。

不辟君所愛。

案治要引辟作避。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俞樾云：「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

案「不周」義自可通，無煩改字。周猶信也，穀梁成十七年傳：「公不周乎伐鄰也。」注：「周，信也。」卽其證。「廢置不周於君前，」猶言「廢置不信於君前」也。

出言不諱於君前謂易。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謂下並有之字，黃以周云：「元刻脫之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之字。

不舉曰維，將不正。

孫本曰作四，云：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本四作曰，非。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作曰，與元本同誤。孫本作四，蓋據說苑（臣術篇）改。

晏子相景公，

案子彙本此章缺。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欲封之以爾稽。

孫星衍云：爾稽，墨子（非儒下篇）作尼谿。

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尼谿。

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

孫星衍云：「盛聲樂以侈世，」墨子作「盛容修飾以蠱世。」

案「盛聲樂以侈世，」與下文「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義複。當從墨子作「盛容修飾以侈世，」與下句「弦歌鼓舞以聚徒」相耦，今本飾字誤錯在下句「弦歌鼓舞」上；「容修」之作「聲樂，」又涉上文「聲樂繁充」而誤也。史記作「盛容飾，」亦不言「聲樂。」

趨翔之節，

案史記翔作詳，古字通用。

兼壽不能殫其教。

案史記作『累世不能殫其學。』

也不可以示。

孫本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云：今本脫『其道』字、世字。據墨子增。

黃以周云：元刻脫『其道』字、世字。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皆脫『其道』字及世字。孔叢子詰墨篇引墨子作『其道不可以治國。』

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鞠皆作鞠。

單事之教也。

孫本單作道，黃以周云：元刻作『單事，』凌本同。

案明活字本、子彙本並作『單事，』與元本合。

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

王念孫云：『嬰上當有非字，言嬰所以事三君而得順者，非嬰爲三心，乃三君爲一心故也。上篇曰：『嬰之心非三心也。』是其證。』

案『不然，嬰爲三心，』疑本作『不嬰爲三心，』卽『非嬰爲三心』也。淺人不知不、非同義，乃於不下妄加然字耳。

誹譽爲類。

案譽字明活字本、子彙本並同，黃之案本本作謗。

孔子拔樹削迹，

案孔叢子詰墨篇作『今孔子伐樹削迹，』有今字較勝。

則固聖人之林也。

孫星衍云：林，一本作材。

案明活字本林作材。黃之案本上方校語云：『林，疑材字。』與明活字本合。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

案此下七章子彙本並缺。

景公爲大鍾，

案白帖六二引爲作鑄。

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

案御覽五七五、記纂淵海七八引晏子並在柏常騫下，柏並作伯，下同。記纂淵海

引『朝俱』二字倒。御覽同。劉師培已引。

衝之，果毀。

案記纂淵海引衝作撞。

公召三子者而問之。

案記纂淵海引作『公見三子問之。』

是以曰：鍾將毀。

案初學記十六、御覽、記纂淵海引此並無鍾字，下同。又記纂淵海引下文兩『是

以曰，』並作『故曰。』

今庚申，雷日也。

案御覽、記纂淵海引今下並有日字。

音莫勝於雷，

案記纂淵海引音作陰。

有工女，

劉師培云：史記李斯傳索隱引作『有二女。』

案文選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注亦引作『有二女。』

合色寡人也？

案合猶當也。淮南子原道篇：『心虛而應當。』注：『當，合也。』

華而不實，

案記纂淵海九二引華作花，下同。

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

案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引繆作穆。記纂淵海引同；又引理作治。

至東海而捐其布。

案記纂淵海引捐作投。

吾詳問子，

案記纂淵海引詳作伴，下同。

景公問晏子曰，

案藝文類聚九七、記纂淵海九七引問並作謂。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問下有於字。
天下有極大乎？

案記纂淵海引作「天有極大物乎？」

足游浮雲，

王念孫云：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

案記纂淵海引此亦有鵬字，惟脫足字。

頭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

王念孫云：御覽引乎字在「漻漻」下。

案記纂淵海引「咳於天地，」作「該於天池，」乎字亦在「漻漻」下，六作其，在下有也字。

巢於蠹捷。

案藝文類聚引蠹作蚊。一切經音義八六引莊子同。

再乳再飛，而蠹不爲驚。

孫星衍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

案孫氏所稱藝文類聚，乃文選張景陽七命注之誤。

命曰焦冥。

劉師培云：鶴鵲賦注引作「鶴螟。」御覽九五一又作「蠹螟。」

案文選七命注、藝文類聚、御覽九四五引命皆作名。一切經音義八六引莊子「焦冥」作「鶴螟，」與文選鶴鵲賦注引此文合。御覽九五一引列子（湯問篇）作「蠹螟，」（今本列子作「焦螟，」孫氏音義已引。）與御覽九五一引此文合。

皆標長兵而立於閭。

案黃之案本、明活字本、子彙本標皆作操。黃本下文亦作操。

此一日之所爲也。

案黃之案本、子彙本此下並有非字。黃以周云：「元刻脫非字。」是也。明活字本亦脫非字。

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

案御覽四八七引驅上有而字。

而因爲遲。

孫星衍云：說苑、文選注、御覽俱作『自以爲遲。』蘇輿云：『治要同。』

案張純一本據孫、蘇說改『而因爲遲，』爲『自以爲遲。』是也。而字本在上文『驅之』上，誤錯在此句。因乃自之誤（因，俗作𠂔，與自形近，往往相亂），下又脫以字也。

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

案治要引佚作逸，古字通用。

晏子沒十有七年，

案子彙本此章缺。

附 記

劉師培晏子春秋逸文輯補，凡十四條。大抵皆由諸書誤引，劉氏已言之。其中藝文類聚二三、御覽四五九所引『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一條，記纂淵海六六亦引爲晏子文，惟『忠臣』作『忠直。』又記纂淵海六一引晏子春秋云：『師曠識爨薪，易牙別澹、澹。』亦不見於今本，姑記之以存疑。